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一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況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輙罄狂瞽冐瀆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下項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為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

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冤獄女謁女子小人皆為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每事致戒則反災為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譽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為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芽賤遂不

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為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過則怠於脩省此乃所以為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塗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旣降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敕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决邪夫建康在東南為形勝之地在今日為不可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發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

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
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
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
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
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
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
古稱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
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
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
出睿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遥制豈可

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枚龜而决早降詔旨以慰
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給之
兵所以為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
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為強本弱枝表裏相濟
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
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
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貟而少給兵之法盡也
天下重兵於京畿是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

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為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為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

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

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棊家之爭先法耳故善棊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令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之勢亦必聚其大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頃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潁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紓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掎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

不及事坐困錢糧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
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睿
察

一臣聞行師用兵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
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無三年之
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
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穀斗有至千餘錢者常賦損於
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匱於賑濟公私窘然
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
道佑順雨暘時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豐登目

今米價已減將來稍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玆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豐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為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户強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

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糶賣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惟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惟官告敕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促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

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之刱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抛降製造收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脩城壁為生事建議官吏互受罪責如虔帥屯以脩泉州城委官體究裴廩以脩衢州城董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頹毀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為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迫犨

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
聖慈特加睿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
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控擾
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
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
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右件七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車駕巡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巡幸江上者
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靈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

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於關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難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採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柳想按轡而徐驅督戰澶淵宜應弦而遠遁凡爲臣子咸願櫜從况臣嘗備近司最蒙殊奬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靮之餘望日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劄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偽亦必聚其大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為上不在亟務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原士民日傒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為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臣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五十一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乞差防秋單馬奏狀

此伏狀前一段 揚聲大舉則往往無事寂無傳聞則往往深入今乃信不可憑之探報而弛一路之防守深恐非策臣素愚惷仰荷聖意奬遇隆厚每思竭犬馬之力以報天地之恩而今者江西委寄之重單馬單弱無以為防秋備敵之計使倉卒有警旋行控告朝廷乞遣援兵必不及事孤生靈之所望誤國家之大計雖死何以塞責臣前上章以疾丐蒙恩降詔不允訓詞溫厚有邊吏戒嚴防秋甫及之語伏讀感激不知涕淚之零然臣之所以冒昧敢以此時而

求去者非獨以難勝劇任之故正緣防秋無備不敢虛受其責今者鑾輅時巡郡國視勞六師此非臣子堅為去就之時臣雖衰疾未敢復有所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定議本路防秋如合遣兵即乞早摘那軍馬前來應副措置擺布控扼如不合遣亦乞明降指揮無使日夕指準以誤士民之望不勝幸甚臣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篤可詣行在所樞密院禀議如蒙聖慈特賜召對亦可以詢訪本路事宜曲折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下慶吉州守臣不得占留將兵奏狀

奏勘昨准都督行府劄子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令本司招填本路闕額禁軍除將兵許本司全將勾抽外其不隸將兵諸州存留一半其餘一半許本司勾抽教閱以備緩急使喚本司已遵奉聖旨指揮行下諸州除江州興國軍係沿江州郡合行措置控扼其所管不隸將兵盡皆存留更不起發止起發到筠州撫州臨江建昌南安軍一半不隸將兵人數全然不多其吉州虔州見屯將兵依元降指揮係合全將聽本司勾抽使喚緣爲兩州有盜賊殘黨理宜存留一半將兵彈壓遂止行下東南第六將并虔吉兩州起發見管將兵一半前來分布控扼使喚雖已

行下勾抽深慮兩州守臣不念輕重緩急之勢惟務占吝以盜賊為名妄有奏陳不肯如期起發有誤指準竊緣江西一路唯洪州江州興國軍最係沿江控扼緊急去處若有軍馬防捍大敵即可以保全一路不致侵擾其虔吉兩州皆係內地吉州盜賊目即並已衰息虔州雖有些小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自可措置彈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行下兩州守臣遵奉元降聖旨指揮及依本司措置止許存留一半將兵不得盡數輒有占留以誤大計一路不勝幸甚

乞撥那軍馬奏狀

右臣近據舒蘄黃等州探報偽齊淮河北州郡順昌府陳
蔡等州遂平褒信等縣皆有人馬駐劄及八月二十二日
偽齊人馬侵犯德安府應山縣作過戰敗官兵殺死趙將
又據興國軍申京西宣撫司劄付黃州八月二十六日准
都督行府劄子指揮令管下黃州預先踏逐險固移治去
處緩急遷移保守不會少有誤事仍令密切施行不得張
皇致人民驚擾又據轉運判官逵汝霖公文今月二十四
日准金字牌降到御寶封下樞密院劄子九月十九日樞
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
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

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
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理
宜措置右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
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仍具所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
發日時申樞密院其合用糧料委逄汝霖應副臣契勘近
累具奏聞本路當上流重地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兵
將控扼深慮虜偽窺伺間隙衝突侵犯乞自朝廷遣發本
司合得軍馬應副防秋分布使喚雖蒙關送都督行府至
今未曾差撥今據前項逐州探報及都督行府樞密院劄
子具探報賊馬事件類皆符合如臣平時所料本路事宜

委是緊急雖有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
駐緣岳飛大軍見在襄陽府道路遥遠未必能如期前來
及雖遣發元無限定人數竊須鮮少有誤指準若不別行
措置決致上誤國事伏望聖慈矜念本路全無得力兵將
可以控扼捍禦緩急賊馬侵犯必至蹂踐一路生靈所係
非細臣以疎遠孤寒寡援虛當重任萬一敗事雖死不足
以塞責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令都督府日下摘那一項得
力軍馬差官管押星夜前來應副使喚勘會諸州及朝廷
探報虜偽賊馬聚於陳潁者三萬餘人如或侵犯本路沿
江及諸處控扼非萬五千人不可除本路措置見管兵可

得四千人外尚闕一千人又恐朝廷以淮泗間見有邊事雖遣兵馬不能及此數目致令分布使喚不足勘會福建路統制官李貴見部人兵在汀州駐劄廣南東路統制官韓京見部人兵在循梅州駐劄皆與本路相鄰李貴近殺敗劉大獬賊馬韓京近殺敗劉宣賊馬屢冦漸向衰息不敢侵犯兩路欲乞特降指揮於李貴韓京所部軍馬逐急更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控扼使喚候防秋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庶幾聲援稍振竭盡愚慮或可以效犬馬之力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以報聖恩萬分之一死且不朽如以臣今來陳請不合廟謨

即乞朝廷察臣不材先次罷黜無使盧受誤國之責亦臣區區之至願也謹瀝血誠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貼黃

臣所乞摘那韓京李貴一半兵將如蒙聖慈矜允即乞用金字牌遞角降付韓京李貴單中并福建廣東路帥司及本司照會庶幾早得被受不至後時伏望

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稱敵强兵少錢糧不繼已勾回幹事軍馬臣竊慮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人兵前來江州屯駐照應防守亦未必可以指准伏乞聖察

乞罷江西帥仍乞宫祠或致仕劄子

臣竊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冒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罷勉期稱所蒙適丁僞虜倡亂之秋當為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為擣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已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摘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

誤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略即乞朝廷以臣不材充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爭葢憂於誤國察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

懇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

至

貼黃

臣竊以防秋之際雖非守臣可以乞去之時然臣條

具利害請乞軍馬一路捍守之計凡二十餘次不蒙

朝廷差撥今來探報危急實難虛任重責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除臣一在外宮觀或許臣守本官致仕以

養衰疾取自聖裁早賜矜允

蘄州探報

今月二十六日准光州牒今月二十一日戌時據探事教

用將賢等到州供責今月二十一日未時有僞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見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來不見的實數目賢等奔走前來執覆牒契勘𢹂探報賊馬已是渡淮連夜決來攻圍本州委是危急請照會施行者右謹具申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謹狀幷小貼子探報今來賊兵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在蘄州屯駐熟知地利竊慮窺伺蘄黃州一帶為害不細伏乞速賜指揮施行

繳進蘄州探報劄子

臣已具奏方欲遣發間𢹂蘄州公文准光州探報九月二

十一日有偽賊馬軍二百餘疋於谷口渡已過淮南岸及有馬步軍接續過淮前来不見數目探聞係孔彥舟作先鋒緣本人舊充蘄黃州鎮撫使竊慮窺伺蘄黃一帶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近據淮西諸州探報虜偽聚兵陳蔡順昌府意欲窺伺淮西今来蘄州探報賊馬已渡淮前来淮西一帶州軍並皆已得朝廷指揮移治更無限阻直可徑到大江本路沿江要害合行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分布使喚委是危急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差撥得力成頭項軍馬星夜前来應援措置防托庶幾尚可支捂捍只倚仗已劄岳飛分撥兵將決致誤事所有蘄州探報公文真本

疏速在前謹具進呈取進止

貼黄

臣契勘前件探報雖已劄行下江州興國軍等處措置防托緣逐州亦是闕兵分布使喚深慮朝廷遣發兵將并岳飛分撥軍馬未到間賊馬徑渡江前来江西作過洪州兵既不多城壁頽毁方欲下手修治全然未有次第亦無樓櫓及防城器具等委是難守萬一倉卒欲乞許本司隨宜措置以待援師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伏乞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三

論擊賊劄子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糧不繼而勾回幹事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又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黃間約岳飛兵相爲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自當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犇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

止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冒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為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隸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為然既而降付朝廷立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

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
單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
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
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為國深慮心
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誤落於虜中尤為
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塊守空城於此無兵可以為用
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然嘗為大臣被遇三朝使
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
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
幸甚謹齋沐親書劄子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待罪

之至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令月十七日劄子以臣乞除在外宫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倍深感涕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縻奬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適當旱暵關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梧應岳飛大軍錢糧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壁制造耗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冦皆稍就緒惟是軍馬單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

應副則新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蒙差撥近者邊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處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衝突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控告君父為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遽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紓目前之憂為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驍勇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為不可勝之謀用正為奇濟

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捷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單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衰病之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聽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偽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恩威並行所致

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關報所報偽齊之兵於房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泗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止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防守去處更宜嚴為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既加獎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

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國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疏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睿察取進止

進道君皇帝御書碑本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内蒙恩賜對内殿嘗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御書一軸進呈及乞將刻到碑石等進御府伏蒙宣諭許令投進臣近於福州舊寄居處取到道君太上皇帝御書碑石兩段及元打下碑本四十八張已標背一軸用匣複封全謹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惶恐戰越之至謹録奏聞

進皇帝御筆詔書奏狀

右臣昨於去年十月内蒙恩除今任差遣三具奏辭免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詔書趣行又於今年三月内赴任至江西界首准御前金字牌降下親筆詔書以本路旱災飢民乏食令勸誘積米之家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到任所有前件親筆詔書刻之琬琰置州治中以垂永久謹褾背成軸用匣複封全差人齎赴通進司投進伏望特降睿旨宣取臣無任

乞下淮西宣撫司差軍馬前去光州駐劄奏狀

今月二十日據興國軍狀申十月十五日未時據進武副

尉本軍使臣何詮申今月十三日戌時有黃州差去探報
衙前華昇申今月初十日到砂磧市見光州知州王敦武
以下官員搬移老小軍民在沙磧市石盆山寨住泊探到
偽賊孔彥舟等人馬見在淮河東北畔朱高市劄寨及據
權發遣興國軍左朝請大夫王寔劄目竊觀唐史張巡許
遠固守睢陽遂使賊兵不敢越睢陽而犯江淮史臣稱之
日張巡許遠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
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
興今來偽齊遣孔彥舟緊橋渡淮攻圍光州首尾半月無
兵救援致使光州官吏奮發忠義出城擊退其功績誠可

縣也孔彥舟引兵入六安軍前去而光州於今月初六日夜二更兵民皆出城往光山縣名爲移治不知所向是光州官吏慮恐賊兵再來攻圍依前無人救援緩急城陷則一城皆被殺虜所以棄之而遠遁深恐偽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橋運糧時遣賊兵前來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契勘江西諸州例闕城壁不得不爲之慮兼淮南州軍方始安定豈可再致殘破所據興國軍探報及權發遣興國軍王專劄目在前本司契勘光州係淮西路分接連陳蔡偽境自兵興以來雖累經殘破然最係控扼去處近者孔彥舟賊馬攻圍累日官吏兵民竭力捍守

賊馬退去郎是光州城壁尚猶可守緣得淮西帥司指揮
許之移治又慮賊馬再來攻圍無兵應援遂於賊退之後
官吏軍民並皆遷徙出城就光山縣屯泊今據興國軍守
臣王雩前項陳述深慮僞齊探知移兵前來據守光州繫
搬運糧時發賊兵侵擾蘄黃等州則江西日有警急不可
不慮事理誠為切當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
疾速差撥一項軍馬前來光州屯駐却令光州守臣率官
吏軍民依舊歸城措置捍禦庶幾不致誤事其蘄黃州已
得湖北路宣撫司令相度移治指揮亦乞朝廷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光州或為賊所據則斷黄又須移治江北更無
捍蔽自江以南沿流險要去處既無軍馬可以控扼
州縣又無城池可以自固使賊渡江占據州縣為患
不細伏望聖察

乞施行夔州占吝將兵奏狀

據夔州申准安撫制置大使司劄子已行下東南第六將
依限統押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分布控扼使喚本州
先准使司劄子指揮團結一半將兵聽候防秋使喚尋下
東南第六將團結將下見管禁軍二千九百二十五人緣
為龍南等縣并廣東目即皆有盜賊逐次分遣將兵前去

逐處討捕及分差州衙正副將路分押隊及諸處防托委
是人數稀少差那不行兼倉庫匱乏無可預借欲望與免
起發存留本將捍禦彈壓庶免別致生事申本司契勘東
南第六將兵自來合聽帥司節制近因本司起請防秋軍
馬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備坐聖旨指揮本路將兵
遇緩急全將合聽本司差撥使喚本司緣爲處州管下尚
有土賊殘黨未能淨盡已行下本將存留一半在本州彈
壓外其餘一半將兵昨次團結成隊伍日逐訓練以備本
司緩急勾抽使喚已備坐申朝廷去訖本司近來不住承
據江北蘄黃州探報至兮偽賊馬侵犯淮西州縣事宜緊急

沿江合行措置把截去處別無軍馬防守遂於九月二十八日以後排日入遞及專差使臣計一十五次劄下夔州勾抽上件已團結下一半將兵前來本司分布控扼使喚亦已具因依奏聞外今據前項陳述委是本州當職官吏不以國事為意但欲無數占留將兵郡將本司已團結人數先放散在諸縣故作占破體問得夔州管下諸縣今年豐熟盜賊漸已衰息雖有些小殘黨去處其存留一半將兵一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今來本州全不體認探報緊急事有輕重輙以盜賊為名占吝不肯發遣顯是並不遵奉聖旨指揮及故違本司節制除已再行催促發遣外

伏望朝廷檢會本司前奏更賜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朝廷一路置帥正為節制軍馬於事宜緩急之際得以度量輕重抽差使喚今來本司差撥夔州一半將兵應副沿江防托非特當邊報警急之際又係遵奉近降聖旨指揮其夔州當職官吏輒敢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遵故違聖旨及本司節制致之軍興實緣臣人微望輕不足表率一路遂令列郡陵侮帥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并夔州官吏亦乞特降睿旨施行

乞令岳飛兵前來江州仍許聽本司節制奏狀

契勘近據轉運判官逄汝霖公文准樞密院九月二十六日劄子樞密院奏勘會岳飛見提大兵於襄陽岳鄂一帶措置邊事其本軍合用錢糧係江西及朝廷應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日近據探報虜偽賊馬聚兵陳州順昌府意欲侵犯淮西其江州最係緊切控扼去處兼慮緩急阻遏糧道已奉聖旨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疾速順流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措置控守其合用糧斛委逄汝霖於措置應副岳飛米內取撥五萬石前去支用右奉聖旨令岳飛依已降指揮疾速摘那前去本州屯駐措置控守仍具所

差統兵官職位姓名起發日時申樞密院申本司照會本司緣有孔彥舟賊馬攻圍光州探報備坐前件聖旨指揮牒湖北路宣撫司疾速差兵前來江州駐劄續據湖北宣撫司叅聽公文稱宣撫岳少保見為目疾在假本司見調發官兵五千人并車戰船前去蘄陽屯駐請照會契勘蘄陽係江北岸屬蘄州管內去江州地里窵遠其江州係江南岸最為要害去處沿江渡口並無軍馬控扼緩急難以相照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湖北路宣撫司依元降聖旨指揮別差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與蘄陽軍馬照應相為表裏及乞朝廷檢會臣近奏屯駐江州軍馬許權聽本

司節制應幾捍禦賊馬可以保全一方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來賊馬侵犯淮西州軍與江西止隔一水沿江州郡如洪州江州興國軍最是要害去處全無軍馬控扼事屬危急如今來岳飛軍馬不來江州屯駐及雖來江州屯駐不許權聽本司節制實恐無益於事伏望聖察

乞撥韓京等軍馬奏狀

契勘本司近具奏聞以軍馬單弱防冬之際緩急賊馬侵犯無以捍禦乞自朝廷遣發及福建路見在汀州駐劄統

制官李貴廣東路見在循梅州駐劄統制官韓京所部人
兵內各摘那一半差近上得力將官部領赴本司應副使
喚候防冬罷日各遣歸逐路屯劄去處未奉回降指揮竊
緣本司昨得聖旨指揮辟置都統制官一員節制三路軍
馬討捕虔寇今來已蒙朝廷許辟左武大夫吉州團練使
任仕安充本司都統制韓京李貴兵馬自合聽受節制見
令屯泊州路與本路相接朝廷遣發軍馬未到間如得權
宜差撥應副應錢糧接稍震可以備禦強敵保全一路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速賜施行

奬諭防秋利害詔書

勑李綱省所奏陳防秋利害事具悉卿勤勞王室作時股肱控制上流實邦屏翰方朕覩衆戎輅撫勞江干乃遠抗於封章仍備言於謀略洞明利害切中事機膂已在吾目中何煩聚米肉方陳於几上可以行師嘉爾壯猷副予廷望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奬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奬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替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温

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慚伏念臣識慮迂疎材能譾薄所領掌俎豆之事未嘗讀孫吳之書偶當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疏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佗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奬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袞賜重萬金郡國為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勒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摛浯溪之頌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欵啓寡聞初無智略徒以誤膺知奬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奬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

臨則虜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偽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

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乞降旨岳飛遵依聖旨差兵屯戍江州奏狀

契勘本司累具狀奏聞乞差撥本路防冬軍馬雖奉指揮許行差撥至今未蒙差到及近降指揮令岳飛分一項軍馬屯駐江州至今亦未到來止是差到兵將於蘄陽駐劄

人數不多竊緣偽齊賊馬比來侵犯淮西雖為諸將殺敗遁歸淮北然賊情狡獪防冬月尚遠沿江一帶合行措托去處理宜隄備今來不敢更望朝廷遣兵只乞降旨岳飛遵依元降聖旨差撥軍馬於江州屯戍與蘄陽水軍相應援本路緩急有所倚仗不致誤事

小帖子

契勘今月十二日據蘄州申岳少保自江州後回鄂州所有元差將官王堅在蘄口屯泊一項水軍並已帶回即是沿江一帶並無軍馬屯駐緩急深慮誤事伏望聖察早降睿旨施行

施行招軍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勘會諸路州軍多有西北流移人民竊慮闕食因而失所理宜存卹兼諸路州軍見管禁軍比緣兵火之後例皆闕額雖已降指揮招填並未見招到人數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帥臣行下諸州軍委自守貳將西北流移無歸人民情願充軍堪披帶少壯人疾速措置招填闕額禁軍並日下放行請受本司已遵依施行專委洪州鈐轄兵官措置招填至今多日未見招到人數尋行詢問盖緣西北流移人民日望朝廷收復中原得還鄉土不願於東南州軍充填闕額禁軍實恐將來

收復之後既係兵籍難以還鄉却願投充統制官申世景軍中他時移易也成有可歸之理契勘申世景一軍所管止千餘人數目不多本軍先具申明朝廷乞添差人或許招收人兵使喚續准朝旨候到江西別聽指揮本司近再備據本軍陳乞上項事理於七月十八日供申樞密院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來西北流移人民在本路頗多若不依近降指揮招收竊慮饑寒失所或致流為盜賊委實可憫欲望許行招填申世景軍中即乞通舊人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為額庶幾日加訓練漸成精兵與本路隸將不隸將兵相兼使喚可以捍禦一方不致臨時更煩朝廷

撥發人馬仍乞所招填人止刺手背將來收復中原可以
給據復歸農畝實為利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乞遣兵收復光州奏狀

今月十一日據興國軍申據進武副尉本軍指使何銓申
報到下項

一今月初一日光州探事人翁進等回申供於十月二
十二日蒙本州差與使臣張準等前去舊光州探事
至二十三日夜昏黃到光州西城廂聽得城上發擂
打更遂令趙青先回前來本州報覆進等去州綽人
問信不曾捉得人只見城上四壁有火明打更不見

城內人馬數目的實首領姓名却揭到偽齊襃信縣
事總領軍馬牓一道赴州取覆
一今月初七日光州探事人張真等回申供十月二十
六日蒙本州差去舊光州探偽齊賊馬動息真二十
八日早日出以來到州南七里岡奔城去時只聽得
光州城上見真等打鑼真等為人少不敢近城前去
只見城上有白旗十餘面不見城裏賊馬數目首領
姓名
一十月二十九日有光州光山縣徐知縣管押公吏民
戶前來光州移治山寨兒稱十月二十七日有偽齊

占據光州賊馬緋巡前來光山縣趕趂殺奪人户其時徐知縣下弓手等人見陣其賊兵後回光山縣放火燒毀屋宇前去

一光州再准淮西宣撫使司劄子指揮稱契勘光州今來賊已退別無警急當司已於今月十六日三次劄下本州依舊移回光州安泊治事去訖並不見申到知稟須至指揮右劄付知光州王敦武依累次指揮疾速施行具知稟狀申照對今來光州見被僞齊賊馬占據目今未曾移回前去

右本司契勘光州昨因移治自知州以下並徙居山寨為

使臣關寔等據城反叛投附偽齊近承淮西宣撫司公文已殺敗偽齊賊馬退歸淮北皆已淨盡今據前項興國軍探報其光州依舊係偽齊賊馬占據未曾收復竊緣光州係在淮河之南與偽境陳蔡相接今來若為偽齊賊馬所據便可於淮河繫橋般運糧食濟度軍馬向南作過與蘄黃為鄰更無控扼去處深慮為患不細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淮西宣撫司遣發近上兵官統領精銳軍馬前去收復於日近了當庶幾不致為一方之患

乞遣兵策應岳飛奏狀

臣十一月十九日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二日據統制官寇

成等四狀申稱自虢州獲捷之後再撫存商虢西京長水福昌永寧伊陽一帶百姓了當於十月二十七日探報蕃偽賊馬侵犯鐵嶺關其守隘鄉兵統領中稱賊馬厚重支吾不住成等所統人馬不多遂移寨前來橫澗設伏隄備於二十九日有馬軍千餘疋前來見陣掩擊敗走殺死賊兵百餘人奪馬二十餘疋內辯認得有蕃人三二千人至三十日有軍馬千餘騎再來衝突成等鼓率官兵向前迎敵掩殺賊馬退走殺死數十人活捉入人內七人係蕃人重傷相繼皆死問不得蕃人頭領姓名一名係劉豫下高牧通說得蕃人有一萬五千餘人馬有三千餘疋劉豫有

二萬餘人馬有二千餘疋依舊係僞王太尉韓觀察傳安
撫成大尹等統率當時追趕間其賊衆埋伏數路分頭侏
布前來成等爲見賊馬勢重即時拽領軍馬於朱陽五里
川擇利下寨伏乞使司火急星夜差發軍馬前來救援同
日又據商州駐劄准備將賈彥十一月初一日申蕃僞賊
馬一萬餘人已犯商洛縣又據統制官王貴十一月初四
日申何家寨僞五大王聚集蕃僞賊馬董學亦有在僞虜
州下寨侵犯襄陽界分并鎮汝軍賊入董學見侵犯鄧州
界依過貴雖已遵依使司差到幹辦于大夫備傳指揮措
置事宜更乞疾速差撥軍馬前來同共掩擊并於十一月

十一日據統制官崔邦弼今月初六日申賊馬侵犯信陽
軍作過遣發將官秦祐於長臺鎮殺散賊馬追趕至望明
港大寨為見賊馬裝多却拽領軍馬回信陽軍下寨伏乞
使司疾速添差軍馬前来同共掩殺飛契勘諸處申賊馬
分路前来侵犯意欲决圖上流飛雖目疾未安不免將帶
在寨軍馬過江措置外申本司照會臣契勘虜爲併力侵
犯襄鄧信陽軍等處兵勢厚重謀慮非淺今来岳飛雖已
前去措置掩擊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里闊遠竊慮孤
軍緩急難以捍禦欲望聖慈速降睿旨令劉光世遣發軍
馬前来策應及命重臣統大兵屯駐九江督戰庶幾上流

重地不致踈虞再獲大捷天聲益振恢復之功在此一舉
乞賜留神宰察

乞蠲免淮衣紬絹奏狀

契勘洪州以前年例樁發淮衣紬絹二萬四千餘疋自經
兵火殘破之後不曾收樁自紹興二年已後至今年各蒙
朝廷蠲免起發今來近准指揮令本司預將紹興七年分
淮衣紬絹折納米斛緣上件紬絹本州已累年不曾收樁
起發委是無可拘催折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本州未
年分合發淮衣紬絹之數依已前年例蠲免施行

乞將戶帖錢分作二分隨秋稅起催給賣奏狀

勘會本路見依奉朝廷指揮措置出賣戶帖內去年旱傷
及四分以上州縣依元降指揮候今年起催秋税日給賣
臣契勘本路去年元旱比之他路尤甚内洪吉筠袁江撫
州興國軍臨江軍皆是災傷至重有及七八分去處鄉民
大段貧困其間有逃移之人尚未盡能復業雖今秋豐熟
緣春耕之時正在闕食穀價翔踴人戶無本作田所種不
多私債甚重民力未至蘇醒今來州縣見行起催會之一
路數目浩瀚又緣本路按月起發應副岳飛大軍錢粮並
係見錢緣此民間難得見錢號爲錢荒兼目今穀價頗減
若責令人戶依限併行送納愈見困弊深可矜憫欲望聖

蒙特降睿旨下本路都轉運司許將去年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未賣戶帖價錢分作二年隨秋稅起催給賣如人戶情願以米斛依本處市價抵頭折納者聽更不收納加耗湊作和糴之數起發庶幾稍寬民力

乞施行虔州不發將兵奏狀

契勘本司昨准都督行府及樞密院劄子降到指揮本路將兵遇有緩急許本司全將勾抽使喚及不隸將兵許勾一半赴本司按閱使喚本司已遵依前項指揮施行緣東南第六將並無虔吉州駐劄竊慮本州有盜賊殘黨除存留一半措置彈壓外祇令將一半將兵團結聽候本司

急勾抽今年十月内據淮西蘄黄等州探報虜偽賊馬與
數浩瀚侵犯光州及霍壽等處緣本司別無軍馬可以控
扼沿江要害去處遂劄下虔吉州起發已團結下一半將
兵前來應副分布使喚除吉州發到三百人外其虔州見
管將兵二千九百餘人合行起發一半一千四百餘人本
州占吝妄以盜賊為名並不肯起發一人一騎本司已兩
具奏聞及申都督行府蒙朝廷行下虔州限一日分析不
起發因依及都督行府劄子如本司勾抽諸州軍兵守臣
輙敢占吝不即發遣自合按劾申奏本司亦累劄下及遣
使臣前去催促並不依應今來淮西等處賊馬已為諸路

大兵討殺各已退遁沿江一帶平寧本司目下不須前件
將兵已劄下虔州權免起發別聽指揮外照會一路將兵
係法合聽帥司節制又有近降朝廷指揮許本司於防秋
警急之際起發使喚其虔州守臣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
遣不惟有違本司節制亦不遵奉朝廷指揮雖今來沿江
幸保無虞竊慮向後緩急之際難以調度及其餘州軍傚
傚解體不復遵稟節制緩急有誤國事臣以人微望輕不
足表率一路已具奏聞乞先次罷黜外所有虔州弛慢官
吏已送袁州取勘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小帖子

契勘洪州北至淮南界二百餘里南至虔州十五除程將兵盡在虔州防秋之際若不先期起發必不及事兼虔州盜賊比之春夏間十無二二雖有些小皆是殘黨其存留一半將兵及本州諸縣巡尉弓兵又不下千餘人自足措置彈壓今來虔州官吏全不體念事有輕重妄以盜賊為名占吝不遣若不蒙朝廷特賜施行委是帥司區設緩急之際難以任責伏望

聖察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五十五

乞輪差將兵赴帥司駐劄奏狀

契勘洪州未經兵火以前係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晝奉
聖旨虔州所屯東南第六將兵每上下半年分輪一半赴
洪州駐劄後來洪州經兵火殘破建炎四年內罷帥隷屬
江州路安撫司并撥虔州隷屬鄂州係湖北路虔州緣此
申請續降指揮令洪州將東南第六將起到人兵盡數抽
歸元來去處至紹興元年內洪州復置帥司係安撫制置
大使參朝廷差兵二萬人其虔州却撥隷本路緣已有上
件軍馬帥司不曾陳乞依舊句抽一半將兵前來更戍今

來虔州不知有前項因依習成年例稱有盜賊占吝將兵不肯發遣洪州雖係帥司其元差兵二萬人節次撥隸他將秖有統制官甲世景許千餘人委是緩急使喚不足難以分布防禦及彈壓一路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元降指揮將本路所管將兵上下半年輪差一半洪州駐劄仍令虔州依舊例逐旋樁辦錢糧前來支給庶幾緩急不致依前占吝有誤國事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齊賊衆多皆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遣

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
並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
今來僞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
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僞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
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
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
將今後生擒到僞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
赴江淮荊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爲利
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
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爲將來大兵就糧之資

寔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獎諭賑濟詔書

勅李綱省所奏賑濟飢民招還流亡事具悉朕臨朝願治當宁興嗟念百姓之多艱恐一夫之失所而去歲亢旱迺及江湖誦雲漢之詩而不敢康致桑林之禱而不敢怠爰飭使者分拯黎元移粟他州備修荒政究悉惠術責在帥臣惟予郡顧舊弼之賢能體國家勤恤之意撫綏罷病安輯流亡方略敷施功效顯著推霖雨之餘潤活一路之生靈眷言忠勤寔副倚賴為之嘉歎至于再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賑濟飢民招還流亡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宣化承流本藩方之職守合功揚善乃國家之慕章拜賜非宜以榮爲愧誹訓竊以天地之盈虛有常數堯湯之水旱無飢民惟人事之允修宜天災之靡害爰自兵火擾攘之後初無倉廩積累之儲歲一不登野有飢殍顧哀衷之軫慮底黎庶之咸寧惟上聖博施之仁衆宜協力沾一路生靈之命臣獨何功濫膺華衮之褒益重素餐之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覆燾如日照臨周知臣下之勤勞寸長必錄曲示朝廷之體貌細札屢頒

致茲孱陋之資亦冐便蕃之寵病牛卧壠羌筋力之易疲倦鳥思林期樊籠之可脫已上投閑之請須旌從欲之恩誓畢此生仰酬洪造

乞宫觀奏狀

右綱伏奉詔書以臣近具狀奏聞乞罷帥臣之任除一在外宫觀不允所乞仰荷聖恩矜深感涕伏念臣孤陋無取叨冐已多久居患難之中但有退休之志誤承恩獎起鎮大藩詔旨屢頒不容遜避黽勉就職倏忽踰年雖殫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素餐之責無處不逃兼臣多病早衰心力凋耗憂思健忘拜跪艱難近日以來頻在假故深恐

妨廢職事有辜朝廷委寄之意要丐閒散實以愚誠控告君父非敢備禮況今車駕巡幸建康江西一路號爲上流重鎮在吳則周瑜魯肅之所屯守在晉則溫嶠陶侃之所鎮臨宜得精力克壯之臣付以禦侮折衝之任如臣不材衰病豈可冒居伏望聖慈矜憐舊物曲賜保全特降睿旨依臣所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晚節末路稍有可言天地大恩螻蟻難報干冒宸聰伏俟斧鉞之戮臣無任祈懇激切之至

再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具奏聞以臣衰病日加心力不逮深慮有誤朝廷

委任乞罷帥守除一在外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見都進
奏院報左司諫陳公輔乞去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爲人誣
其鼓倡至今猶未辯白爲言伏念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
蒙淵聖皇帝特降詔書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
臣以積年往事不敢復自辯明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
愚分其何敢安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奏速賜指
揮除臣宮觀差遣置之閑散庶幾保全晚節不致上累國
體臣無任惶懼戰越祈懇之至

不允宮觀詔書

勑李綱所奏乞除宮觀差遣事具悉惟豫章之故郡實吳

會之所關控制上流鞏固南服以衛輔弼寬吾顧憂撫潢
池弄兵之民當饑饉相望之後易彼偷歲化為豐年治最
彰聞璽書屢下方倚蕃宣之重共圖社稷之安乃抗封章
懇祈避謗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排邪議以用辯
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勿復有云往安厥位
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同運司乞兵捕虔賊奏狀

據吉州申契勘虔賊謝小鬼尹寶謝凱等結集二千餘人
皆是強悍累次作過徒黨自虔州興國縣前來侵犯本州

廬陵太和永豐吉水縣管下勇劫作過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衝入永豐縣正月初五日衝入吉水縣殺人放火已遣發封武節統押諸頭項官兵會合掩殺因官兵稀少奔回潰散已再差封武節整齊軍馬向前討捕今月初六日在吉水縣七里逢賊接戰勢力不加潰散內黄從義被擄去吉州都巡傷中封武節未見下落乞差官兵前來應援安撫制置司除已差申世景下將官馬仙帶領所部兵三百人及統領官王彥選揀精銳人兵四百人前去應援捉殺外契勘今來脅首正係州縣催納苗米裝發綱運及人户耕種之時其虔賊謝小鬼等結集兇徒作過侵犯吉州諸

縣旁近州縣類皆騷擾有防官司受納裝綱及百姓耕作
安撫制置司雖已遣發人兵前去應援緣紙有申世景一
項軍馬一千餘人除遣發外人數不多竊慮賊勢猖獗難
以捍禦雖已劄下虔州及東南第六將分差將官人兵前
來策應又恐虔州守臣孫祐依前占吝不肯遣發致令賊
衆滋蔓鈔掠吉州素來凶惡之人遞相倣傚作過為患不
細伏望朝廷特降指揮於近便處疾速摘那遣發一項軍
馬三二千人前來權聽安撫制置司節制會合捉殺所有
錢糧乞於本路近便州軍上供錢米內支撥不以遠近前
去討捕仍乞朝廷劄下虔州守臣不得依前占吝將兵公

其協力措置庶幾兇賊早得平殄一方寧息須至奏聞者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玆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

絲亘相望以張國勢以奪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鵶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輙復自竭肖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聰臣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乞納級計功推功劄子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蒲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錫賚歲用之廣百倍往時竭百姓之脂膏耗朝廷之根本日益月增殊無藝極臣未見其可也今者車駕巡幸

廷康將定恢復中原之策則所以懋賞報功使將士知勸節以制度使國用不匱不可不深爲之慮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諸將告捷並計級數不得以棄頭不斫橫屍蒲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爲言除保明驗實計級推賞外其有選鋒陷陣彊弩破敵立到奇功之人雖不獲級別許保奏優異推恩庶幾實立功效之人有所激勸而朝廷無濫賞之費戡亂定功不難致也取進止

乞用瓦不蓋置營房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沿江州郡近多火災慮有姦細作過累降指揮嚴行禁戢事理固當如此然臣竊謂軍馬屯聚去處

往往取辦一時秖以爲竹篷蓆之屬蓋搭房舍以省功力一有遺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官司屋宇亦遭焚爇至及寓家或靡有孑遺者如前日臨安鎮江太平州之類是也今軍馬巡幸建康千乘萬騎理當建置營房屯駐將士謂宜寬商賈以招徠材植置官窯以燒變塼瓦下傍近州縣以稍那工匠選有材者專董其事不數月久即見就緒仍禁止民間自今不得以爲竹蓋屋已蓋造者漸行修換嚴保伍巡邏之法謹防虞器具之備以絕回祿之患其餘州郡有軍馬屯聚去處亦可依此施行庶幾火不能作人得安堵區區愚慮干冒天聰取進止

奏議卷之五十五終